

目 次

旺埠自卫队起义经过·····	永 记	(1)
农军扬威击顽敌·····	良 记	(3)
“五四”运动在德庆·····	吴 康	(5)
德城解放前的手工业生产·····	卓 云	(8)
德庆县解放前的大柴生产·····	紫 桦	(12)
民国时期的德庆公路·····	陆铭铨	(14)
德庆抗战前人民经济生活概况·····	浮 生	(18)
解放前德城居民的工作与生活·····	何柏庚	(26)
德城镇解放前商业概况·····	孝 恭	(28)
续谈军阀混战时期在我县发生的二三事·····	忆 实	(31)
解放前军队驻防德庆简况·····	关 任	(33)
抗战杂忆·····	一 凡	(36)

日伪军洗劫江面等村的暴行……………梁永福 (46)

忆河滩演戏……………孝恭 (46)

我县的旧风俗陋习惯……………李嘉仁 (49)

半月洲史话……………孝恭 (51)

附：半月洲荔枝园记……………杨瓚 (51)

民间传说

泥塑骏马夜出食草……………于海 (53)

“何首乌”得名的来历……………寻贝 (54)

“与新不与旧”的三元塔……………觅螺 (56)

悦城访“神龙”（转载）……………林超 梁朝泰 (57)

悦城龙母毫寿说……………谭永业 (60)

封面：德庆悦城龙母祖庙

旺埠自卫队起义经过

永 记

一、旺埠保自卫队起义前的情况

1948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九日），在广德怀人民抗暴义勇总队政委叶向荣、副总队长胡汉生、陈国华、徐儒华等同志的领导下，德庆县人民武装起义成功了。

这一次胜利，震撼了西江南北两岸。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随即组织大围剿。此后，常驻在旺埠村的，有两股反动武装：一股是国民党县自卫大队第一、二中队（即高良地区的原大民乡、大国乡的乡自卫队），约有三十多人；一股是旺埠保自卫队。

这个旺埠保自卫队，是在德庆县人民武装起义成功后，一个多月时间，由保长张焕亚组织起来“保卫本村”、是敌人用来对抗游击队的。1948年12月，我游击队进攻旺埠村时，这个自卫队在保长张焕亚指挥下，曾与我游击队打了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旺埠保自卫队，当时共有十一人，有七枝枪，手榴弹两枚，子弹三、四百发。这十一个人是：队长梁郁芳、副队长徐伟南，队员谈汉成、郭洪（即郭拉）、梁全、徐帝妹、

郭英、谈权、谈木喜、张郁英、谈瑞权。

二、旺埠保自卫队起义的经过

1948年12月23晚，我游击队进攻旺埠村时，自卫队同游击队打了两个小时后，我游击队（广德怀人民抗暴义勇总队德庆区队）第二中队的徐少雄同志即通过张亚珍的岳母“放风声”给他们说，“你们不投降，我就烧掉你们的炮楼。”进行攻心战。后来，梁郁芳找到徐少雄表示：准备自己过来参加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梁郁芳曾参加过徐儒华、徐少雄领导的平和乡抗日自卫队，任班长，有老上下级关系。）徐少雄不同意他一个人过来，要他们全班带武器过来，还要他们自己提前吃晚饭，趁乡自卫队吃晚饭的时候，缴乡自卫队的枪带过来。

旺埠保自卫队酝酿起义一个月多后，他们认识到，当时形势，只有弃暗投明才有出路，统一了思想。梁郁芳、徐伟南等同乡自卫队中的姚焕佳、李雁初两人，人事前联络好，在乡自卫队吃晚饭时，由姚、李两人守门口放哨，让保自卫队成员郭英、郭拉等进去夺取乡自卫队武器。

1949年2月6日晚上，他们按计划实现了。梁郁芳在缴获了乡自卫队的枪后宣布：“我们现在去参加徐儒华的游击队（当时，徐儒华同志是广德怀人民抗暴义勇总队德庆区队的区队长），你们愿去的就跟我来，不愿去的就回家去！”结果，旺埠保自卫队除谈瑞权不在队外，全部参加了起义（后来谈瑞权也参加了游击队）。乡自卫队参加起义，一起投奔我游击队的，有姚焕佳、李雁初、徐富南、谢文华、陈树扬等五人。两队参加起义的共一十五人，带枪三十

一枝，手榴弹十六枚，枪弹一千多发，缴获了乡、保自卫队全部武器。梁郁芳等离开了旺埠村，过了“河儿”后，还打了几枪返村，同声大喊：“徐儒华部队来啦，包围了你们，你们走不了啦！”乡自卫队没参加起义的，就四散逃走了。

当时，我游击队去了攻打封开县的渔劳圩。他们返到黄岗村时，才知到梁郁芳等起义过来。游击队领导即叫接收这股起义队伍的徐少雄同志赶返德庆县黄石降村（当时我游击队指挥部所在地）。徐少雄返到黄石降村时，梁郁芳等已到达那里。徐少雄带着两个排的队伍，指挥梁郁芳等一起再返旺埠村，把闸门全部拆了，烧了乡、保自卫队住的炮楼。然后，再一起回到黄石降总部。

后来，游击队领导同志返到黄石降村时，曾开了欢迎晚会，向每个起义人员发了一些布做衣服，嘉奖他们的革命行动。

三、起义过来后的改编情况

起义过来后，在一段时间内，原来队伍不编散，仍由梁郁芳带着，属徐少雄率领下的组成部份，只副班长徐伟南调任游击队中“鬼仔队”的排长。到绥贺支队第二团成立后，他们才分别编入正规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工作。

农军扬威击顽敌

良 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血腥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当时，我县轰轰烈

进的农民运动，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所镇压。在这反动逆流压来的时候，我县一些农民自卫武装进行了英勇的反抗，高良区上劳村的战斗就是一例。其经过情况如下：

当时，高良区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有一个中队驻在替马村熙威祠集训。中队长是钵湖村的徐瑞，受区农协委员、农民自卫军教导员徐应麟率领。

1927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反动派围攻了高良圩的“农民厅”。随即，继续纠集地主反动武装，四处追捕分散于各乡村的农民协会骨干和农民自卫军。

当天早上约六点钟左右，驻在罗阳村的反动地主武装三十人，耀武扬威地溯罗阳河而上。那时，我农民自卫军一个小分队在分队长梁焕章带领下，正埋伏在鹤山庙圳口勒竹稠处，以逸待劳，虎视着反动地主武装的接近。突然，农民自卫军大喊：

“举手！”

“放下枪！”

“退后十步！”

气焰嚣张的反动地主武装，被在高良圩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以为农民不会有反抗，没准备农民武装会伏击他们，对农民自卫军这种巧妙的反抗措手不及，被迫乖乖地就范了。

我农民自卫军缴获了三十枝步枪，俘虏了这三十个反动地主武装分子，把他们押回了替马村“金堂祠”拘押着。

第二天，旺埠、龙村、罗阳、沙水等村的反动地主武装二百多人，再度围攻我农民自卫军，在上劳村血战了半天，

寒因寡不敌众，我农民自卫军被迫向替马入坑的“大儒坑”一带撤退，分散隐蔽。

“五四”运动在德庆

吴 康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次年一月，我国在巴黎和会上得不到平等待遇，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要让与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签字承认。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示威游行，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亲日派卖国贼，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但是，学生的爱国行动却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于是，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商人，纷纷举行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当时本县在广州读书的青年学生陆文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参加了全省的学生联合会，并被派回德庆筹组学生会，及响应五四运动。陆文博回到德城后，即召集县立高等小学堂、三厢乡初级小学、基督教之真理小学、何椒轩私塾、及梁检身私塾等学生约千余人，在孔圣庙内之大晒地开露天大会，由陆文博宣布开会理由，并申述五四运动之重大意义，及组织德庆学生会等事宜。当即一致赞成，并公推陆文博为德庆学生会会长。

散会之后，由陆文博率领各校及各私塾学生代表，如徐炯

华、谢新汉、关己酉等数十人，前赴大码头（今之三号闸）广场，对各界民众演说，详述五四运动之意义及鼓励各界热忱爱国。陆文博演讲约三小时，赢得各界群众鼓掌拥护。

在陆文博演讲完后，接着有高等小学堂之音乐教师梁××登上讲台，领导指挥学生高唱当时流行之“爱国歌”，其词云：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次日各校各塾学生，及附城各界爱国人士约千余人，手执五色之三角小旗，在孔庙前之晒布地集合，由学生会会长陆文博及商会长曾海澜等率领，作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经小南门（四号闸）出城，沿东豪街直至巫巷口，转入惠积街，然后经过谷圩、文会及会龙三街，到大码头广场解散。游行时，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丧权辱国的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

“坚决做北京学生运动的后盾！”“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

示威游行后，陆文博返回广州，他以德庆学生会会长名义，到广东省学生联合会报告本县群众运动情况，深得该会会长陈殿邦所赞许。其时上海与广州正发动抵制日货，陆文博目睹广州各商号将大量日本劣货，集中在市内各广场中焚烧，並设有几所宏大之劣货陈列馆，使市民认识日货而共同抵制，不予购买。

陆文博经省学生联合会同意，领取了一大批各式各样日

货之样板。返回本县后，即召集各校各私塾学生代表开会，会议决定：

①开设劣货陈列馆，借东豪会馆为馆址，

②举行抵制劣货的示威游行，

③宣传抵制劣货，

④组织纠察队，劝导贩卖日货的各大商店，将日货拿出当众焚烧。

上述议案，经学生代表一致赞成通过。于是各校均派人员负责开设日货陈列馆、组织宣传队、纠察队，并加紧筹备示威游行。

这次抵制日货游行，人数比上次示威游行大为增加，如新圩小学、登云小学、及另外两三间启蒙私塾，闻风而起，也参加游行。游行队伍，除执三角小旗外，并有扎成大龟口含日本鱿鱼者，扎成大蛇口含日本柴鱼者，扎成大水牛身披日本花布、两角扎有日本红头绳者，或有扎成猪八戒身穿日本绸、耳挂日本红丝绳者，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游行之日，纠察队领先出发，到有经营日本货之商号，劝导其将日货自动拿出，由原商店之爱国工人及热心爱国之码头工人，负责搬运，随队伍之后游行，一直将日货送到焚毁场中。当时，各拿出日货的商号、商品的数量计有：

广来号：日本洋纱约二十捆（每捆五十匹），

祥记号：日本洋纱十余捆；

大纶号：日本洋纱五十余匹、日本各色花布约五十匹，

大兴号：日本洋纱约百余匹、日本各色花布五十余匹，

开元号：日本柴鱼约五百斤、鱿鱼约二百斤，

义信号：日本柴鱼约千斤、鱿鱼三百斤、鲍鱼一百斤、

墨鱼五百斤，

馥茂号，日本柴鱼约千斤、鱿鱼约五百斤、墨鱼约五百斤、鲍鱼百余斤、江瑶柱约五十斤。另特别赠送亚细亚火水油一罐，以作引火焚毁之用。

游行完毕，整个队伍直达大码头对开之宽阔河滩，依次围成一大圆圈，将运来之日本货放在中间。堆叠成山，四周遍洒火水，付之一炬。在码头围观之群众，成千上万，盛极一时。并由陆文博带领全体学生及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热心振兴国货！”等口号，其声浪之洪大，几乎震动整个康衢古埠。

是晚，宣传队在大码头广场进行宣传，并由德庆县商会报效煤汽大光灯一盏（那时未有电灯），整个码头都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由宣传队讲述游行之盛况，及各商号的爱国行动，自动销毁日货，最后由陆文博讲述五四运动之意义及抵制日货与振兴国货之重要性，听讲群众掌声如雷，最后高唱爱国歌曲，欣然而散。

德城解放前的手工业生产

卓 云

德城镇在解放前只有一些个体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行业有铁器、家私木器、搭棚竹编、织布、制鞋和属于迷信品的元宝、烛芯、神香等，店铺大都比较集中，如打铁铺在打铁巷，家私铺在东豪西街，神香在高街，烛芯在深塘

角。现分述如下：

铁器：有天利、两利、全利等几间，因为几间打铁铺集中在一条巷内，所以那条巷便叫做打铁巷。这些店铺，店主自己是师傅，自己参加生产劳动，带一两个学徒，学徒也多是自己的子侄或亲戚。有的干脆是家庭性质，男人是店主兼师傅，家属帮手。铺面摆上土炉、风箱、铁砧，既是工场，又是门店，现打现卖。制作的多是锄、耙、钊等农具和家庭日用的菜刀、锅铲等铁器。锻打时烧的是木炭，用人力拉风箱、锤炼，工人辛苦劳累，汗流浹背，蓬首垢面，衫崩裤烂，不得一饱。他们的产品，都打上标记，以示识别，广开招牌。在解放前德庆那封闭停滞的社会里，虽然只有这几间打铁铺，也可以满足德城镇及近郊农业生产及家庭日用的需求。

搞五金修理的有范福记、陆锡记。范福记原籍罗定人。年轻时担个风箱及一些简单家具，到各地流动修理，抗战期间定居德庆搞五金修理。

陆锡记原是广州人，是抗战时期逃难到德庆来的，到德庆后搞五金修理。

解放后，这些从事铁器及五金修理行业的人员，组成铁器生产合作社，后分别转入国营的农械厂和二轻的机械厂。

木器：解放前生产木制品的店铺叫“家私铺”或“嫁妆铺”，计有恒和、西城、徐国记、谢月记、祥德、陈兴隆等多间。都是官圩、马圩人所开，集中在东豪西街。木器行业与铁器差不多，都是店主是师傅，自己参加生产劳动，带一两个学徒，学徒也多是自己的子侄或亲戚。生产的多是日用家私，特别是婚嫁用的嫁妆。农历每年八月至明年清明前，

是家私业的旺季。解放前的木器嫁妆，有钱人家有大柜、木箱、两台八椅；中等人家有一台四椅。贫穷人家也有木箱木盘等日用品。临解放时国民党的货币贬值，形同废纸，所以产品都是用谷计价；一套两台八椅的木嫁妆，约值两千斤谷；一台四椅，约值一千多斤谷。恒和、西城两店，除生产一般木家私外，还生产出口香港的樟木箱。解放后，这些家私铺组成木器生产合作社。

竹器：从事搭棚织竹的，是梁九家的家传手艺，主要从事建筑用的搭棚，迷信打斋用的竹棚和戏棚。解放前德庆没有固定的剧场，戏班来前，临时在西江岸边的沙滩或孔庙前的广场（俗称晒布地）搭个竹棚做戏台。年中有人建造新屋，有钱人家死了人，请“南无佬”打斋上焰口，也要搭棚。竹编方面，他们编织的都是自己搭棚需用的竹箕和船篷。德城镇群众日用竹器，都是附近农民农闲时的副产品。

临近解放到解放初期，有些人从连滩、罗定到德城镇从事竹编生产。手工业合作化时期，组成竹器生产合作社。

缝纫：解放前德城镇的缝纫制衣业，大多是从属于经营布匹的“苏杭铺”（由于丝绸布匹，解放前来自江苏浙江的苏杭地区，所以群众叫“苏杭铺”）。这些店铺，既是商店，也是工场，店中一边摆上装着布匹的货柜，一边摆着一排衣车，顾客上门买布，一般都是随手量身及车制。单独从事缝纫业的也有几家，计有江荫民、谢松记、美成、新成等，都是家庭性质，家长是店主和师傅，家属帮手，经营数年，略有积蓄，自己也买些布匹，半工半商，扩大经营。

迷信品：解放前的德庆，生产性的手工业少，迷信品生

产畸形地多。那时，元宝集中在康帅街，腊烛集中在深塘角陆家、介福街黄家、文昌街谢家，神香集中在高街。深塘角的陆家，除在本镇生产腊烛外，抗战胜利后，还到香港经营这一行业。

织布：解放前的德城镇，没有一间工厂，妇女劳动力无出路，手工织布曾是家庭妇女的重要职业，对解决居民生活，也起到一定作用。这种织布业，以家庭式、分散、土法生产为其特点。所织的有棉布、麻布、茧绸。棉布（俗称“大布”）是买现成的“洋纱”为原料（最初是进口的，后来这种纱多是上海、天津、广州产的国产纱）麻布（俗称“苧布”）是用苧麻搓成线（俗称“搓麻”），经过“游纱”上浆，做成经纬线，然后织布。茧绸（俗称“茧皮”）是用本地养蚕缫出的蚕丝做原材料。织布机用硬木制成，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产物，现在还有，可放进博物馆，以教育下一代。织布的整个过程都是手工操作。城镇妇女甚为勤劳，如此工具生产，一匹十丈长的布，十日才可织成。城镇房屋密集，夜间从居民区经过，但见窗内灯光如豆，妇女织布，孩童读书，机声书声，不绝于耳，倒也是一幅带有辛酸味的风俗画。

德城手工织布业，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动而发生各种变化。抗战期间，由于大城市沦入敌手，交通阻塞，市场上机器生产的布减少，促进了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本地养蚕缫出的丝，大都在本地消化、吸收，织成布在本地及附近地区销售，那时旧历逢二、五、八是丝圩，养蚕的把蚕丝拿到圩场出售，织布的买到丝后织成布，再买给晒茧的商店，用一种叫做蓼蓂的植物染料，染晒成黑色或棕红色，再作为

商品拿到市上销售。

当时织的布，大部分是作为商品销售的，但有一部分是供自家用的，如有女出嫁，出嫁前做父母的就要为女儿作嫁妆准备各种布料：棉布作被套和冬衣，麻布做蚊帐和夏衣。由于是“家机布”，布质结实，适合农村劳动穿用。

抗战胜利后，大城市恢复生产，洋布又大量倾销，家庭土机织布业逐步衰落。解放后，纺织工业大大发展，土机织布完全被现代机织布所代替。

德庆县解放前的火柴生产

紫 桦

抗战前我县城乡用的火柴，都是广州生产的。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广州被日寇狂轰滥炸，接着沦入敌手，火柴十分紧缺。抗战期间的德庆，曾先后兴办过几间规模大小不同的火柴厂。

最初搞火柴生产的是温可。温可原籍德庆县德城镇人，抗战前在广州《越华报》工作，见闻较广。他认识到一盒火柴虽小，但为人民生活所必需，销量很大。于是多方了解火柴的生产方法及配方，自筹资金，1938年广州沦陷后，回德庆生产火柴。生产初期，技术未过关，后因抗战期间白药等燃爆材料由政府统一管制，原料来源时断时续，资金又拮据，温可结束自营的火柴生产，与别人合股办华达火柴厂。

华达火柴厂：是台股举办的，最初厂址设在德庆高街谢家祠。招纸用“华达”二字。后因管理不善，营利不多，

还要亏本，便停办了。

济民火柴厂： 广州沦陷后，很多难民逃难上德庆，当时赈济机关办起济民火柴厂，以工代赈，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厂址在甓堂祠，即现在东豪西路商业局作宿舍那个地方。招纸用“济民”二字。火柴厂除搞技术和业务的人外，多是发外加工。手工业式生产，插火柴枝、粘火柴盒等工序都是发给外部加工的，工资虽然微薄，但也多少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

“工合”火柴厂： “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德庆的“工合”火柴厂，兴办于1939年，厂址在惠积街姓戴的屋内。招纸用“工合”二字。生产时间不长，就停办了。

明远火柴厂： 是私营的一间火柴厂，厂主梁光庭，罗定县人。厂址最初设在德庆县城胜利东街谢家祠内。光复后迁往郁南县南江口。1946年在德庆设生产火柴枝和火柴盒片的车间。当时德庆没有电，用人工生产，一架铁木结构的土车床，夹着百多二百斤重的松木，几个工人执着铁手柄将机器转动，带动机尾的大飞轮飞速旋转，钢刀将木头卷刨成木片，然后裁切成火柴枝和火柴盒片。1948搬到罗定替宾圩生产。

那时有一句新成语，叫做“抗战时期，一切从简”。火柴也有“从简”的销售法，即卖不带盒的火柴，单卖火柴枝。火柴生产中的次品，如药脑大小不匀、药脑不正、折枝、短枝等，扎成一扎，或摆成小堆，在街边摆卖，顾客用较少钱买到便宜货，小摊贩也可从中赚一点钱。这也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市场的一小景。

民国时期的德庆公路

陆 铭 铨

德庆县的公路，始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当时谢鹤年任县长，成立筑路委员会主持其事，并由谢鹤年兼筑路委员会主任，有关官绅为委员。经费由县田赋附加带征。公路占用田地，如属庙宇、祠堂等公产，则无条件征收；属于私产，则折价征用，发给股票（1921年，当时广东的军阀政府颁发了《征用土地章程》和《筑路征工办法》。《征用土地章程》规定占用土地折价征用，发给股票。）全部筑路费用，耗资六十万银元（据《德庆文史资料》第一辑《德庆旧事七则》一文）。

公路自德庆旧城大东门起，拆开东城墙北段，修筑公路。规划北由德城开始，经新圩、官圩、马圩、高良、旺埠、荔子岗（今荔枝岗）、永丰、任村、聚宝圩（今宝金圩）、豆岭、至与高要交界的我县云楼村。那边的路段由高要县负责，从禄步修筑到云楼，与德庆公路接通。这条路是干线，称为高德线。另在德庆西北筑一支线，由官圩开始，经江村、四季岭（亦名四近岭）、宾村、陈村、三礼岭，至封川的杏花，并通开建。这条路线称德昔线，基本是沿着清代德庆经宾村、杏花至开建的驿道（邮路），在这条驿道的基础上定线修筑。

公路路基宽三十英尺（9米）。土方是征工来做，十八岁至三十五岁，每人做三天，每天补伙食费白银二毫（《筑路征工办法》规定线路两旁十里居住的男丁，每人须参加筑路四天）。在筑路会工作的办事人员是请工，每天工资白银四毫。路基土方按村的征工人数分段包工修筑，经工程管理人员验收后发给合格证，才算完成任务。桥梁涵洞是分段包工料，招标承包。得标之后，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包上包（即自己赚一点钱再包给他人做）。做的都是永久式的涵洞和半永久式桥梁（永久式台墩，杉木桥面）。但是个别官绅和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测量队也会赚钱，在测量线路时，今天把大旗插在这里，但未进行测量，等待有人来找他，给他钱了，他就改线。也有个别得了包工程款就逃跑不做的。结果，工程质量低劣，易做的路段就做了，难做的路段无人做。除德庆至高良段路基修筑和完成得较好外，从高良至豆岭路段，和从官圩至三礼岭路段，都是断断续续，一段一段的做成部分路模，未有最后把路基筑好，桥涵也未动工。在德庆至高良段所做的涵洞都是偷工减料，至今还可以看到其痕迹：两头涵壁厚，中间涵壁薄。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只有由德庆至高良三十三公里长的路段，能够通车。

德庆至高良段公路建成后，又将东城墙南段拆去，接连公路，直通码头，与城外商业区沟通，计划拆掉棺材板木店义隆号（今三号闸处），西向天后宫上三界庙（今林业局木排处），建一斜坡码头直通西江水边。当时筑路会接受了义隆号老板的贿赂，将公路伸向康衢古埠（商业区）大码头（三号闸外的旧码头）。利东行车公司用船运来二辆加拿大客货混合装载的汽车，用绳缆用人力拉上码头，驶回车站（今